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六期
2014 年 9 月　　頁 1～50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西周金文「叚」、「敢」辨異

——兼說《詩經》中的「遐」與「瑕」

林　宏　佳*

提　要

西周金文中的「叚」出現的位置、辭例經常與「敢」字相同，故「叚」與「敢」是否代表同一詞是頗受學者關注的問題。其實西周金文中，「叚」也不乏從不與「敢」混用的辭例，二者基本上是有差異的。因「叚」、「敢」都出現在君臣對話的情境中，故本文擬從君臣身份差異的觀點切入，探討二者在使用上的差異。

此外，《詩經》中頗多從「叚」聲的詞彙，包括以「遐」為主的「不遐～」、「遐不～」，以及以「瑕」為主的「不瑕～」等，它們雖然都用於祝福，但從它們所接的詞彙觀察，「遐不～」只接正面語而「不遐～」只接負面語，則「遐不～」、與「不遐～」的意涵是不同的。至於「不瑕～」在《詩經》中用來表示意願的強烈，和「遐不～」、「不遐～」用於祝福，同樣也是不同的。

關鍵詞：西周金文、君臣理想、詩經、不遐、文本

本文於 102.12.31 收稿，103.09.24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14.09.46.01

A Distinction between *Jia*（叚）and *Gan*（敢）in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With a Distinction between *Xia*（遐）and *Xia*（瑕）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Lin Horng-Jia*

Abstract

That *jia* (叚) and *gan* (敢) always appear in the same words and phrases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draws scholars' attention to study whether the two words carry the same meaning. Many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 examples show that the two words are never used alternately and thus imply that they carry different meanings. Since both *jia* and *gan* exist in various dialogues between kings and their minister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dentity differences to investigate their usage differences. Further examined are three words that contain characters rhymed with *jia*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bu-xia* (不遐), *xia-bu* (遐不), and *bu-xia* (不瑕). *Bu-xia* (不遐) and *xia-bu* (遐不) are both used for good wishes, but the former i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nly followed by negative phrases and the latter only by affirmative ones. Totally distinct from these two words, *bu-xia* (不瑕) is used to express a strong will.

***Keywords*: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king-minister ideals, *Classic of Poetry, bu-xia*（不遐）, text**

西周金文「叚」、「敢」辨異

——兼說《詩經》中的「遐」與「瑕」[1]

林　宏　佳

一、前　言

「敢」是西周金文中的常見字，常見於對揚語中，用以表示臣下對君上的謙敬之意，[2] 在學界已有豐富的討論。「叚」出現的次數雖較「敢」少得多，但在部分銘文中辭例位置與「敢」完全相同，如何解釋兩者的關係，便引起學者的興趣；而在比較的過程中，由於《詩經》中也有若干「不遐」、「不瑕」的用例，增加了學者討論的資料。但《詩經》既有「不遐」也有「遐不」，「不遐」既見於句首、也見於句末；而「不遐」在典籍中又有作「不瑕」的異文，並且，毛《傳》、鄭《箋》的解釋已有不同，後世學者也提出了不少新看法，這固然豐富了討論，卻也顯示《詩經》中這些詞組間的關係頗為錯綜複雜，難

1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西周君臣理想圖之省察與詮釋」（編號 NSC101-2410-H-002-165）研究成果之一，寫作期間得經費補助，謹致謝忱。初稿完成後曾發表於中研院史語所「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 年 11 月 25-26 日），承討論人鄭憲仁先生及與會師友提供建言；投稿過程，復承不具名審查人提供修改意見，俾利調整補充、減少錯誤，謹此一併申謝。

2　巫雪如對此有較詳細的說明，參氏著：《先秦情態動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周鳳五、魏培泉先生指導，2012 年），頁 231-242。

有一致、統一的解釋，透過這些句子再回來解釋金文中的句子，自然也不容易得到共識。

本文擬分辨金文中「叚」、「敢」二字的差異，採取的進路有二。一是有鑑於「叚」、「敢」二字見於君臣對話中，明顯是在君臣架構下的用語，討論「叚」、「敢」二字的異同不應捨當時君臣對彼此身份差異的認識而不論，故本文擬結合先秦文獻，梳理西周金文呈現的理想君臣角色，並據以析論在君、臣各自角色中使用「叚」、「敢」二字的情境理路，並彰顯其差異；至於「叚」字用法與「敢」無關的辭例，本文暫不討論。[3]

其次，要了解「叚」在金文中的用法，以及其與「敢」字的差異，實不能捨《詩經》而不論，故本文將用較多篇幅論析諸《詩》文，以明「遐」並非可有可無的虛詞。此外，因目前學者間的主流看法是認為《詩經》中的「遐」、「瑕」用法相同，本文以為不然，因此也有必要說明二者間的差異，這自然也必須疏理各詩中使用「瑕」的作用為何。本文認為，能夠確實掌握「遐」、「瑕」在《詩經》中的差異，才能區分出它們與「暇」的不同，也才能全面區別「叚」、「敢」在西周金文中的用法有何不同。一愚之得、野人獻曝，至盼學者專家不吝指正。

二、前人研究概述與簡評

有關金文「叚」字的研究，目前所見以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

3 這部分包括〈克鐘〉（西周晚，207）「用匄屯叚永令」、〈師寰簋〉（西周晚，4313）「今敢搏厥眾叚」以及〈寰盤〉（西周晚，10172）、〈寰鼎〉（西周晚，2819）「敢對揚天子丕顯叚休令」等。又，本文引用金文於器名後以括號注明之數字，表示該器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0-1983 年，以下簡稱《集成》）之編號，各器時代如無特別說明，均依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所訂。

態的用法〉[4]一文最為晚出，相關前人研究蒐集已相當完備，在沈培之後也少見相關討論，故本文以沈培的論文為基礎，簡述學者對「叚」、「敢」二字異同的基本架構。

如上節所提及的，「叚」字在部分金文中的辭例位置與「敢」完全相同，以下的例子是學者經常指出的（釋文用寬式）：

（1）都可接「沮」，如：

今余弗叚沮。〈師寰簋〉（西周晚，4313）

寧史易耳，耳休，弗敢沮。〈耳卣〉（西周早，5384）

鄧小仲獲得，弗敢沮，用乍厥文祖寶肆簿。〈鄧小仲鼎〉（西周早，NA1828）[5]

牆弗敢沮。〈牆盤〉（西周中，10175）

（2）都可接「廢」，如：

今余弗叚廢其覲光。〈戎生編鐘〉（西周晚或春秋早，NA1615）

弗敢廢。〈小臣鼎〉（西周早，2678）

余弗敢廢乃命。〈叔夷鐘〉（春秋晚，275）

（3）都可接「荒寧」或類似字詞：

余不叚荒寧。〈晉姜鼎〉（春秋早，2826）

女毋敢妄寧。〈毛公鼎〉（西周晚，2841）

毋敢荒寧。〈四十三年逑鼎〉（西周晚，NA0747）

余非敢寧荒。〈蔡侯紐鐘〉（春秋晚，211）

不敢寧處。〈中山王圓壺〉（戰國，9734）

嚴敬不敢怠荒。〈中山王方壺〉（戰國，9735）

---

4 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0 年），頁 193-228。

5 括弧內「NA」及其後的數字，指中央研究院「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的編號；即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之編號。

（4）都可接「忘」，如：

乍冊封異井秉明德，虔夙夕卹周邦、保王身、諫薛四國，王弗叚忘，享厥孫子，多休。〈乍冊封鬲〉（西周晚，NA1556）

余弗叚忘聖人孫子。〈四十二年逑鼎〉（西周晚，NA0745）

肆武公亦弗叚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纘朕祖考政于井邦。〈禹鼎〉（西周晚，2833）

召弗敢忘王休。〈召圜器〉（西周早，10360）

孫孫子子毋敢忘伯休。〈縣妃簋〉（西周中，4269）

豦弗敢忘公伯休。〈豦簋〉（西周中，4167）

兩者都可以接「沮」、「廢」、「荒寧」、「忘」等，時代則從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東周時期，不能視為偶然的現象。因此，有不少學者都陸續指出，「叚」應有「敢」的用法，甚或透過辭例、異文、語音條件等直接讀「叚」為「敢」，持此說的學者包括李平心、李學勤、謝明文、單育辰、蕭旭、孟蓬生等，[6] 其中孟蓬生蒐羅大備，足為代表。關於此，沈培已經分別從辭例類比、文義用字及語音等就學者所提的證據逐一澄清，[7] 特別是孟蓬生發表後，郭永秉隨即引《尚書・酒誥》「不惟不敢，亦不暇」指出「『不敢』和『不暇』相對，二者似當有意義上的區別，而非一詞」，[8] 可說是很好的反證。

---

6 李平心：《李平心史論集》（北京：人民日報社，1983 年），頁 111-112、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頁 375-378、謝明文：〈攻研雜誌（四）——讀《首陽吉金》箚記之一〉》，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530，2008.10.23）、單育辰：〈試論《詩經》中「瑕」、「遐」二字〉，浙江大學 2007 兩岸三地博士生 NBIC 學術論壇會議論文，復旦網、蕭旭：《古書虛詞旁釋》（揚州：廣陵書社，2007 年），頁 95-96、孟蓬生：〈師袁簋「弗叚組」新解〉，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705，2009.02.25）。上揭各家具體意見未必完全一致，如蕭旭只提出「暇猶敢也」，並未直接讀「叚」為「敢」。各家具體意見可參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頁 202-206 之整理及評論。

7 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頁 205-213。

8 見註 6 孟蓬生文後之跟帖。

相對於等同「叚」、「敢」二者，也有學者就其異者著眼，主張「叚」、「敢」不同，「叚」代表另一個詞；至於代表哪個詞，學者間的看法就比較歧異，比較普遍的看法是視為「胡」或「何」。前者的歷史相當早，鄭玄在《禮記・表記》引《詩・隰桑》時即注云「『瑕』之言『胡』也」。[9] 讀為「何」者可以朱熹為代表，朱熹在《詩集傳》中則屢屢言及「遐、何通」、「瑕、何古音相近、通用」等。[10]

以上二者，不論是將「叚」讀為「胡」或「何」，第一個問題是，如同沈培所指出的：因古籍也習見「何不～」、「胡不～」，故這類說法可以適用於「遐不～」，但因古籍中沒有「不何～」或「不胡～」之類的說法，除非認為「不遐～」的「遐」和「遐不～」的「遐」不同，否則就不易解釋了。各家對此的解釋雖不盡一致，而其結果依沈培所說即是「這實際上等於否定了這些說法裏的『瑕』、『遐』是同一個詞這個基本前提」，因「遐」、「瑕」代表同一個詞是沈培的基本前提，沈培因此沒有進一步的評論；至於本文認為「遐」、「瑕」代表的不全然是同一個詞，不過解釋的方式和前述各家不同，後文會再就具體的辭例逐一說明。此外，第二個問題是，依丁聲樹的研究，《詩經》中「何」、「胡」在使用上是有區別的，「胡」專表「何故」，問原因；「何」則通常接事、物或處所，[11] 不僅在「不遐～」中難以講通，在「遐不～」中同樣也是不可行的。

9 《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 20 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 年），頁 918。本文引用十三經經、傳、注、疏，如無特別註明，皆用此本，下文不另註出版項。

10 朱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年），頁 111〈南山有臺〉「遐不眉壽」下、頁 24〈泉水〉「不瑕有害」下。王曉鵬認為「叚」應讀為「可」、「何」（〈釋「弗叚組」及相關詞語〉，復旦網 2010.0613）。事實上，朱熹早已有讀「遐」為「何」之說。

11 丁聲樹：〈論《詩經》中的「何」、「曷」、「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1948 年），頁 349-370。

再者，也有學者主張「叚」、「敢」用法不同，「叚」不必讀成「敢」、「何」或「胡」等其他的字，陳英傑、沈培均持此說，但方法、架構上迥然有異。陳英傑認為「叚」在金文中隨其所在語境有六種不同的義項，在「弗叚忘」中是具有加強否定意味的作用副詞，在其餘「弗叚」類辭例中用法基本同「敢」，兩者的用法在兩周之際開始混同。[12]

本文認為西周金文中的「叚」，在不同語境中確有不同的含義，但陳英傑雖提出「叚」在「弗叚忘」中有加強否定意味的用法，但對其他辭例中「叚」、「敢」二者則難以分別，並認為兩者存在通假的可能，等於又回到將「叚」讀為「敢」的理路，這顯示「叚」、「敢」二者的不同還須進一步探究。

沈培認為「叚」是一個表示「可能性」情態的助動詞，具有「能」意；[13]在「能」大量表示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之前，這個功能主要是由「叚」擔任的，沈培說：

> 在西周金文裏，「能」作助動詞之例甚少。表示「能」義的主要助動詞主要就是「克」和「叚」兩個，前者大多數表示「有能力」或客觀許可之義，後者主要表示客觀或情理上「可能」之義，分工還是比較明確的。因此，可以認為在「能」大量表示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之義之前，這一功能主要是由「叚」來擔任的。[14]

又說作為「能」的「叚」主要見於西周中期，因其消失較早，故：

> 從古文字資料看，表示「能」義的助動詞「暇」主要見於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金文中。在傳世古書中，其使用的時代要延續得晚一些，最終消亡大約是在漢代以後。……大概正因為消失得比較早，人們早已不知

12 陳英傑：〈金文中「叚」字及其相關文例的討論〉，《中國文字》新 30 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頁 171-181。

13 沈培的這個看法，是在楊樹達、徐仁甫、申鴻硯、王子虎、蕭旭等學者的基礎下提出來的，各家說法不盡相同，較詳細的整理及評論可參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頁 214-218。

14 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頁 220。下段引文見同頁。

「暇」作為助動詞的確切含義。後代往往把「不暇」的「暇」理解為「閒暇」，這種誤會十分普遍，翻看現在出版的各種古漢語虛詞詞典，都可以看到。

換句話說，「暇」本為「能」之意，「閒暇」是較為後起的語義。

本文認為在「弗叚忘／廢／荒寧」之類的語境中，「弗叚」即「弗暇」，「暇」確實用於表示「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但除此之外則不合適，對各句子的具體解釋後文會再討論，這裏要提出的懷疑是：為何要將範圍限制在「古文字資料」呢？「能」在西周金文中用作助動詞的例子雖然只有西周中期〈縣妃簋〉及晚期〈㝬攸从鼎〉二例，但就傳世文獻所見，「能」在西周早期實已有了表示情態的用法，如：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易・履》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艱則吉。《易・大壯》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尚書・康誥》[15]

例子其實也不是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叚」擔任「能」表情態用法的空間究竟何在呢？

同樣的，西周早期「暇」也已經有用為「閒暇」的例子了，如：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尚書・酒誥》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尚書・無逸》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　《尚書・洛誥》[16]

---

15 《周易注疏》，頁 41、86，《尚書注疏》，頁 204-205。

16 《尚書注疏》，頁 208、240、226。〈洛誥〉例屈萬里譯作：「（像這些事情）只有你青年人自己去辦別吧，我就沒有空閒來過問了。」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26、吳璵譯作：「像這些事情，只有你年輕人自己去辦別，我就沒有空閒來過問了。」吳璵：《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1 年），頁 181。

如果「不暇」的「暇」是從「能」被誤會為「閒暇」，那麼「不遑暇食」、「不敢自暇」的「暇」也是「能」意嗎？如果這兩個「暇」本即是閒暇，「不暇聽」的「叚」用「閒暇」也很通順，那又何必改為「能」呢？從文獻看，「能」在西周早期已有表示情態的用法，而「暇」在西周早期也已用作「閒暇」。由此觀之，「暇」既不會是因為「能」意消失才被誤會為「閒暇」，「能」也不是西周中期以後才有表示情態的「能」意的用法，說「暇」原為「能」意、後來才轉為閒暇，與文獻所見「能」或「暇」各自的語義發展都不相切合。

本文思路與陳英傑類似，主張「叚」在不同的辭例有不同的用法，「叚」、「敢」二字是有不同的。雖然兩者有上列許多見於相同辭例的用法，但兩者隱然也有其分別。過去，學者的目光大多被「叚」、「敢」共同出現的辭例所吸引，較少注意到兩者不混用的情況，而在下列的辭例中，都只用「敢」而從不用「叚」：

（沈子它）不敢不婉。〈沈子它簋蓋〉（西周早，4330）

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效尊〉（西周中，6009）

（王若曰：速）毋敢不中不型。〈四十三年速鼎〉（西周晚，NA0747）

（師望）不敢不分不規。〈師望鼎〉（西周中，2812）

就這些句子觀察，有兩種情況下的「敢」是不會使用「叚」的：其一是在對揚語，其次，則是即使在前舉同樣可以接「荒寧」的例子中，臣自言對自己的期望或要求時，可以用「叚」也可以用「敢」，但如果是君對臣提出要求，就只會用「敢」而不用「叚」。這些現象，自然也透露西周金文中「叚」、「敢」二字間不但有相異之處，其相異處也很可能與君臣互動有關。結合《尚書》、《詩經》等先秦古籍的辭例，本文認為金文中「叚」的用法正可與文獻相呼應，主要的用法正可分別讀為「暇」、「遐」、「瑕」三種，茲分述如下。

三、「叚」讀為「暇」

裘錫圭先生討論〈戎生編鐘〉「弗叚廢其光」時曾指出：

> 「不叚」、「弗遐」大體上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沒」。一般的「沒」可以認為與「未曾」、「未嘗」相當，如「他沒來」；而「沒有」的「沒」有時又可以認為與「不會」相當，如「修改一下就沒有問題了」、「這樣人沒有出路」。按照這種理解，除了文義不明的盞方尊、方彝之例，其他例子似乎都能講通。[17]

依裘先生理解，相關的句子確實大多可以講通，但「不叚」或「弗叚」如何表達出「未曾、未嘗」或「不會」的意思，卻仍不明朗。沈培因此沿續裘先生的看法做進一步的補充，提出「叚」有「能」意的解釋，認為「叚」表示「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本文支持在「弗叚」後接「沮」、「廢」、「荒寧」時，「叚」表示「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但「弗叚」為何有這種作用？本文認為這個客觀或情理上的不可能性即來自於「弗暇」，也就是沒有空暇而來的；「弗暇沮／廢／荒寧」的措辭與當時的君臣角色有關，並不是憑空而來的。

（一）君哲臣敏的角色分工

就西周金文所見，君以擁有明哲的心智為要務，臣則必須勤敏地完成君上交付的任務。[18] 就君以明哲為要務言，如〈牆盤〉一開始頌美先王時云：

> 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會受萬邦。訊圖武王，遹征四方，撻殷畯民，永丕巩狄虐，懲伐夷童。憲聖成王，左右綬（鎮）剛鯀，用肇徹周邦。淵哲康王，宄尹億疆。強魯昭王，廣啟

17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12-113。

18 這不表示臣不需要清明的心智，西周金文中經常也可見頌美臣子心智清明的句子，不過這只會出現在特定的語境，在此不贅。

楚荊，唯貫南行。祗覲穆王，型帥宇誨。〈牆盤〉（西周中，10175）

除在文武著重於受命撻殷的開國勳業及昭王廣懿楚荊的武功外，成王之「憲聖」、康王之「淵哲」、穆王之「祗顯」皆與心智有關，他如〈㪉鐘〉期許自己「宇慕遠猷」、〈毛公鼎〉王自言「歷自今，出入敷命于外，厥非先告父曆，父曆捨命，毋有敢惷，敷命于外」，其預設的前提也即在於身為君王的自己智有未逮，故在出令之前必先得到毛公的允可，也可以反推君以擁有明哲的心智為要務。

相對於君以心智明哲為要務，臣則以完成君所交付的使命為要務，故古籍常可見將臣譬喻為股肱的說法，如：

臣竭其股肱之力。《左傳・僖公九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左傳・襄公十四年》）[19]

《尚書・酒誥》云：「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也是同樣的道理，〈君奭〉說：「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20] 正是基於對君、臣各自職分的認識而說的。而〈師訇簋〉（西周晚，4342）云：

王若曰：師訇，丕顯文武，膺受天令，亦則於汝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夾召厥辟。

又云：

---

19 《左傳注疏》，頁 219、564。《尚書・皋陶謨》：「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更是典型的代表（《尚書注疏》，頁 74）。又，黃俊傑對此另有專論，可參氏著：〈古代儒家政治論中的「身體隱喻思維」〉，《鵝湖學誌》第 9 期（1992 年 12 月），頁 1-25；收入：《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369-393。

20 《尚書注疏》，頁 208、244。又，〈君奭〉這段話的句讀、理解古來頗多歧異，筆者曾有討論，可參拙著：〈訓「矧」〉，《臺大中文學報》第 30 期（2009 年 6 月），頁 1-50。

今日天疾威降喪，首德不克畫。

「作厥肱股」是贊美先臣的話，「首德」指身為元首的德性，「不克畫」則是謙指自己身為天子而沒有規畫的能力，在一篇銘文中就同時體現了以君為首、以臣為股肱的觀念。

但以臣為股肱只是一種靜態的譬喻，沿續這個譬喻而來的是，西周金文常說「旋走」或「奔走」，如：

召肇進事，旋走事皇辟君，休。〈召器〉（西周早，10360）

敏朝夕入諫，享奔走，畏天威。〈大盂鼎〉（西周早，2837）

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效卣〉（西周中，5433）

這就動態的強調了臣做為股肱的角色，應實際動起來勤敏地服事君上，概括起來也就是〈大盂鼎〉「敏朝夕入諫」的「敏」字。

《論語》中記載了一個眾所熟知的故事：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21]

因孔子「獨立」，故伯魚兩次都「趨而過庭」，葉國良先生針對此則解釋云：

古人講究禮儀，內心的敬意，要透過外在的舉止表現出來，其中包括走路。古人認為：在人前小步疾行（趨），是恭謹勤快的表現，如果懶懶散散，走路無精打采，或是大搖大擺，慢吞吞的，則是怠慢不在乎的舉止。對於長上，如果路經其前，應小步疾行而過，以示不敢怠慢。……

我們可以想見：伯魚本來要行經庭院，因看見孔子，遂小步疾行通過。[22]

閒暇無事時，面對長上尚須以「趨」刻意表現勤敏，正可具體說明臣、子無時

21 《論語注疏》，頁 150。

22 葉國良：《古代禮制與風俗》（臺北：臺灣書店，1997 年），頁 2。

不刻、莫不以勤敏為本職。

要之，因君的職責在規劃、臣的職責在執行，因此以首喻君、以股肱喻臣，而臣做為君的股肱，有勤敏完成君所交付任務的責任，則君哲、臣敏可以概括當時的君臣職分。

（二）「弗暇」是臣敏的表現

回到「弗暇」本身，「弗」表示說話者的意願，若暫時先不考慮說話者的意願，則「弗暇」也就和「不暇」相當。「暇」為閒暇，則「不暇」即沒有閒暇。「不暇」習見於古籍，例如：

>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左傳・隱公三年》
>
>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左傳・昭公十五年》[23]

第一則是指子孫擔憂覆亡都來不及了，哪還能顧得上禋祀許國，後一則則是晉國以自己光是與戎交戰都來不及了，哪有還能力獻器給周王室。二事都顯示，既云「不暇」，則必有所忙碌之事。

---

23 《左傳注疏》，頁 80-81、823。

以此看《尚書・酒誥》：「不惟不敢，亦不暇」所在的句子：

>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24]

沈培認為這裏的「不惟不敢，亦不暇」理解為「不惟不敢，亦不能」很合理，本文也完全同意這裏的「不暇」表示客觀環境上的不能，但若進一步問「不暇」所表示的客觀環境上的不能如何產生的，又該如何回答呢？這點，周公其實在後面也就跟著回答了：因為從成湯咸到帝乙時期的御事、外服、內服乃至於百姓里居，他們所做的事是「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因為忙碌於事君，自然也就不暇「湎于酒」。

前文已論述臣子事君以勤敏為本職，回頭再看兩周金文所見的「弗（不）暇」：

> 師寰虔不弛，夙夜卹厥將事，休既有功，〔折〕首執訊，無諆徒馭，毆俘士女、羊牛，俘吉金。今余弗叚沮，余用乍朕後男甗尊簋，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師寰簋〉
>
> 今余弗叚廢其覭光，對揚其大福，劼遣鹵積，俾譖征繁陽，取厥吉金，用乍寶棘協鐘。〈戎生編鐘〉
>
> 隹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叚荒寧，經雝明德，宣卹我猷，用紹匹台辟；敏揚厥光烈，虔不墮，魯覃京師，乂我萬民。〈晉姜鼎〉

這類的「弗（不）暇」正如沈培所說，表示一種客觀或情理上的不可能，而這種不可能來自於沒有空閒，因為說話者的身分是臣子，在自述自己的職分應勤敏事君，而他們所要忙碌的事，就是「弗（不）暇」後所接的句子：〈師寰簋〉、

24 《尚書注疏》，頁 209。

〈戎生編鐘〉都是要作寶尊簋或寶鐘，勒銘以載記王的嘉獎（〈師寰簋〉自「師寰虔不弛」至「俘吉金」），或先人的勳業（〈戎生編鐘〉「對揚其大福」至「俾譖征繁陽」）。〈晉姜鼎〉較為特殊，自己雖然「君晉邦」，但因是「嗣朕先姑」，故相對於先姑仍以臣子自居，而既然「君晉邦」，所要忙碌的事自然也就是「經雒明德」以迄「用紹台辟」所述；並且，同樣的道理，「魯覃京師，乂我萬民」也就是對前面「敏揚厥光烈，虔不墮」的具體補充。

（三）「弗（不）暇」與「弗敢」的差異

「弗（不）暇」、「弗敢」之後都可以接「沮」、「廢」、「荒寧」，兩者有何不同呢？上文已說明「弗暇」在表示臣勤敏的本職；至於「敢」，本文沒有與前人不同的看法，「敢」是用於示敬的。巫雪如在討論「敢」的語法作用時，對此有清楚的闡釋：

> 眾所周知，先秦是一個尊卑、親疏、上下等級極為嚴明的社會，人際的一切行為都受到當時禮制的規範，在交際場合中，交際雙方的措辭自然也必需符合彼此的身份及當時所處的情境。根據本文的考察，傳統學者歸為表謙副詞用的「敢」基本只出現於下對上的當面陳述語境中。在這樣的語境中，下位者使用「敢」即是為了向上位者表達謙敬之意。以義為「冒昧」、「膽敢」的「敢」來表示謙敬，說話者所要傳達的訊息是，就彼此的身分和立場來說，自己原本是沒有資格向對方表達意見的，不過，由於情勢使然，因此用「敢」來表示自己雖然明知所說的一切對對方來說都是一種冒犯，不過還是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膽敢向對方提出，這也正是前引鄭注所謂「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之意。[25]

總而言之，「敢」以示敬。因此，如果要說「弗（不）暇」、「弗敢」間有什麼不同，則「弗（不）暇沮／廢／荒寧」是一句過渡的話，重點在其後接說話者要做的事，表示自己不願意有一刻的停留、要立刻前去從事某事之意，是「臣

[25] 巫雪如：《先秦情態動詞研究》，頁 237。

敏」的表示，故「弗（不）暇」只會出現在沮、廢、荒寧這些表示懈弛的負面詞彙之前；「敢」則沒有這種限制，可以出現在所有示敬的場合。因「敏」、「敬」都是身為臣子者的職分，臣說「弗暇」也是君臣架構下「敬」的表示，其差別僅在於「敢」是就整個君臣架構而言，強調臣之敬；「弗（不）暇」則著眼於君臣各自的職分，強調臣之敏，臣之敏當然也是臣之敬的一部分，兩者只是側重點的不同，或見此、或見彼，隨說話者所要強調的焦點而異。

又，附帶一提，前揭辭例中的「沮」，在金文中的寫法不一，作「組」、「且」、「取」等，前此已有多位學者指出，應為「敗」、「壞」之意；[26] 孟蓬生舉下列三條辭例為據：

> 《莊子・逍遙遊》：「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 《素問・生氣通天論》：「味過於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失」。張志聰《集注》：「沮，懈弛也。」
> 《潛夫論・勸將》：「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

認為相當於文獻中表示「懈弛」、「懈怠」的「沮」字。[27] 沈培則指出孟蓬生所引唯一的一條古注，原文是「沮音咀。沮，遏抑也。弛，懈弛也」，並未直接訓「沮」為「懈弛」，故仍從舊說。

孟蓬生徵引古注雖有疏失，但「沮」也不是只能訓敗、壞，如裘錫圭先生注〈牆盤〉「弗敢」時就指出「『沮』古訓『止』，訓『壞』」。[28] 本文較支持訓為「止」的解釋。「沮」、「荒寧」都可接在「弗暇」之後，兩者的概念也是類似的，「弗暇沮」是說自己無暇停止，要即刻去從事某事，是臣敏的表示。在這個意義上，「沮」雖然不直接訓為懈弛，但句子的整體語意，則仍是表示勤敏不懈之意。

---

26 參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頁195。下引沈培意見，亦見此頁。
27 孟蓬生：〈師袁簋「弗叚組」新解〉，「復旦網」。
28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16。

四、「叚」讀為「遐」

（一）「叚」非「能」意

如前所述，沈培認為「叚」是一個表示「可能性」情態的助動詞，具有「能」意，用於表示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本文認為在這個解釋在「弗暇沮／廢／荒寧」中可以成立，而這個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即是建立在閒暇之上的。至於金文中其他不讀為「暇」的「叚」，主要的用例是在「弗叚忘」之類的句子，以及引起諸多學者參與討論的〈盞方尊〉「天子不叚不其萬年保我萬邦」。以沈培對〈盞方尊〉「天子不叚不其萬年保我萬邦」的解釋為例，沈培的看法是：

> 其中的「不叚不」即「不可能不」或「不會不」的意思。西周中期的〈縣妃簋〉（《集成》08.4269）有「我不能不眾縣白（伯）萬年保」的說法，其中的「不能不」也是「不可能不」或「不會不」的意思。這也是「叚」可以解釋為「能」的一個例證。

就〈盞方尊〉而言，「天子不叚不其萬年保我萬邦」的性質明顯是對天子的「祝福」語。即使在醫療進步的現代，平均壽命都還不足百歲，如果「不叚不」真的是「不可能不」或「不會不」的意思，在當時眾人普遍追求眉壽長生的時代，盞究竟憑什麼可以做出天子「不可能不／不會不」萬年保我萬邦的「判斷」的呢？「叚」表示的如果是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則「天子萬年」的「客觀或情理上的可能性」究竟何在呢？若說〈盞方尊〉這句銘文較為特別，在「弗叚忘」之類的句子中也有同樣的問題，以〈乍冊封鬲〉為例：

> 乍冊封異井秉明德，虔夙夕卹周邦、保王身、諫薛四國，王弗叚忘，享厥孫子，多休。〈乍冊封鬲〉（西周晚，NA1556）[29]

[29] 又，銘文「享厥孫子」的「厥」是遠指代詞，參張玉金：《西周漢語代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88-291，在此指作冊封未來的子孫。使用遠指代詞「厥」，正可呼應「王弗遐忘」的恩義之重。

君會不會記得臣的舊勞，繫於君是否能眷愛舊臣，作冊封身為臣子，有什麼資格「認定」未來王在「客觀或情理上」不能忘記他的功勞以致會「享厥孫子」呢？禮避嫌疑，為人臣子者說君「不能忘」自己的舊勞，隱然間是否會有自認功勞甚大的嫌疑呢？

（二）「弗叚忘」為君恩之昭示

配合先秦文獻「遐」字的用法，本文認為「弗叚忘」的「叚」應直接讀為「遐」。相對於「弗暇」表示臣敏，「弗遐」是君恩的表現。茲以〈四十二年逑鼎〉「余弗遐忘聖人孫子，余隹閘（狎）乃先且考，有𠬜于周邦」為例說明。此句說話者是王，「聖人」指逑的先人，一方面是對先臣的尊稱，另一方面稱「聖人」也就顯示先臣是具有功勳的。這句話對君、臣雙方都是有作用的：就天子而言，天子因先臣曾有的功勳懷念先臣，因而顧念先臣的後代，顯示王具有不忘舊臣勳勞的美德。就逑而言，知道天子沒因先人去世而忘記自己的先人，銘感天子對自己家族的不離不棄之餘，油然而生感恩報德之心，也在情理之中。這種說法如果不加「遐」，在西周中期起就已經很常見了，例如：

肆天子弗忘厥孫子。〈虎簋蓋〉（西周中，NA0633）

天子亦弗忘公上父胡德。〈師㝬鼎〉（西周中，2830）

王弗忘應公室。〈禹簋〉（西周中，NA1606）

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師望鼎〉（西周中，2813）

休朕皇君弗忘厥寶臣。〈蟎鼎〉（西周中，2765）

休天君弗忘穆公聖㚔明。〈尹姞鬲〉（西周中，754）

上述幾例都單純著眼於世代，此外也有不同的面向，如：

王弗忘厥舊宗小子。〈盞駒尊〉（西周中，6011）

稱「舊宗」則著眼於親疏。又如：

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忘小裔邦。……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隫簋。〈乖伯歸㚔簋〉（西周中，4331）

羅運環指出：

> 乖伯不僅自稱「小裔邦」，並且這個小邦的君主是稱「王」的。凡此，都表明乖伯非異姓諸侯莫當。[30]

其說甚是；異姓諸侯在血緣上自然又較同姓為疏遠，故以王之弗忘為王的恩義之表現。總之，不論時間、血緣或空間上的遠，都會讓人忘記身邊曾經重要的人，但特別重要的人則較難忘，《詩・隰桑》云：

>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無日忘之也就可以顯示心中所愛之深了。因此，用「弗忘」表示對方是特別重要的人，也就是君恩的顯示；也因為是要顯示君恩之深重，因而否定詞用「弗」不用「不」。據武振玉的研究，西周金文中：「『不』較『弗』更為客觀，『弗』似乎多一些主觀色彩」；[31] 此外，「弗」也是一個是較「不」更強烈的否定，[32] 則否定詞用「弗」也表示這個記得不是來自於王的記憶特別好，而是王在意願上就對「忘」的強烈否定，更能強調王恩之深重。

相對於金文，文獻也顯示冊命時國君會先褒揚受冊者先人的勳業，如《國語》載晉悼公即位後任命各軍將佐時：

> 十二月乙酉，公即位。使魏絳恭子佐下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魏季犀其宗。使呂宣子將新軍，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

30 何浩、羅運環：〈論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國別〉，收入羅運環：《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104。

31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 年），頁 38。

32 詳參劉麗靜：〈論否定副詞「不」與「弗」的本質區別〉，《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41-45。

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33]

武子即士會、文子即士燮，因二子各有「至於今」之功，故使其子弟士魴佐下軍；呂宣子即呂相，因其父呂錡在邲、鄢兩役各有軍功，「其子孫不可不崇」而使呂相將新軍；令狐文子為魏顆之子魏頡，因其父於克潞之役「其勳銘於景鍾」卻「至於今不育」，故使文子佐新軍。

先人的勳業除了可以協助子孫獲得封賞，更有庇蔭保護後世子孫的效果，如令尹子文之弟鬬椒出生後，子文即有「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的憂患，其後鬬椒作亂，率若敖氏之族攻王，遂致若敖氏被滅；但若敖氏雖滅，《左傳・宣公四年》載：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34]

子文雖沒而猶能庇蔭子孫，固是以其賢能，但王若以新仇忘舊功，「子文無後，何以勸善」的念頭也就無從而生；又如《左傳・莊公十六年》載：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同樣也是君顧念先臣的功勳而赦免其子孫。是故，君王的顧念先臣，不僅僅只是冊命時的客套語，在君臣的實際互動中，是有其是實質作用的。

有了這個認識，現在再回頭看上述加「叚」作「弗叚忘」的辭例。上面所舉的兩則例子，先臣庇蔭的子孫都只在一兩代間而已，而「叚」之為「遠」也就是對「弗忘」的加強，表示不因遠而忘，其所含括的世代較「弗忘」為遠，所示之恩義較單純的「弗忘」自然又更深一層。《尚書・酒誥》載：

---

33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405-406。又，引文「使彘恭子佐下軍」至「故以彘季屏其宗」一段在「其子不可不崇也」之下，「佐下軍」作「將新軍」，徐元誥從王引之校改，茲亦從之。

34 《左傳注疏》，頁 371。下則見頁 157。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35]

正以「永不忘在王家」的君恩，期許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要操持「永觀省，作稽中德」的臣義。

「弗叚忘」雖然是西周晚期才出現的辭彙，但君特地嘉美先臣，自西周早期即已見諸實際、屢屢呈顯於銘文中，例如：

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逑文王，肆玟王受茲大命。〈何尊〉（西周早，11.6014）

王若曰：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令，在武王嗣文作邦，闢厥慝，敷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事。〈大盂鼎〉（西周早，5.2837）

〈大盂鼎〉一開始分別稱述文王、武王的功業，之後旋即接以「在于御事」——也就是說，文武的功業除文武自身之外，也在於身旁御事之臣的協助，以做為後文冊命盂的張本，先敘述受冊命者的先人輔佐先王的功業，這是典型的「藉君美臣」的敘述方式，而這種敘述方式的前提自然在於王的「弗忘」才有可能；至於〈何尊〉在敘述上「爾考公氏」居於「文王」之前是較特別的形式，但既知這裏的主角在於何的先人的輔佐之功，則這只是種將主題放在前面的較為原始的表述方式罷了。

在西周晚期，銘文中即使不用「弗叚忘」，在冊命之前先追述受冊命者的先人功勳亦屬習見，如：

王若曰：師訇，丕顯文武，膺受天令，亦則於汝乃聖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夾召厥辟，奠大令，盩龢雩政，肆皇帝亡斁，臨保我又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靜。〈師訇簋〉（西周晚，8.4342）

王若曰：「父厝，丕顯文武，皇天弘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懷不廷方，亡不閈于文武耿光，唯天將集厥命，亦唯先正𠂤乂厥辟，爵

35 《尚書注疏》，頁 208。

董大命，肆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丕鞏先王配命。旻天疾威，嗣余小子弗叡，邦將曷吉？翩翩四方，大縱不靜。烏乎！趯余小子，圉湛于艱，永鞏先王。」〈毛公鼎〉（西周晚，5.2841）

試觀〈四十二年逑鼎〉銘文的敘述：

王若曰：逑，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則鯀唯乃先聖祖考夾召先王，𠦂勤大命，奠周邦。余弗叚忘聖人孫子，余唯狎乃先祖考有𠦂于周邦，肇余作□詢，余肇建長父侯于楊，余命汝奠長父，休，汝克奠于厥師。〈四十二年逑鼎〉（西周晚，NA0745、NA0746）

先稱述文武之所以有「膺受大命，匍有四方」的勳業在於擁有「乃先聖祖考夾召先王」的協助才能「𠦂勤大命、奠周邦」，這也就是後文所說的「余唯狎乃先祖考有𠦂于周邦」，周鳳五先生注此句云：

銘文以「余惟狎乃先祖考有叚于周邦」十二字為句，記厲王對逑說，我熟知你的先人有功叚于周朝。[36]

文武距西周晚期已是二百年前的事，王在冊命時都不忘逑的先人的輔佐之功，這就是典型的「弗叚忘」，而〈四十二年逑鼎〉在「弗叚忘」外又特稱熟習（「狎」），其眷愛倚賴之意也就更見深重；前文引述《國語》所載晉悼公任命魏絳恭子、呂宣子、令狐文子時皆歷數其先人的勳業，恰可做為「余惟狎乃先祖考有叚于周邦」的註腳。

至此，「弗叚」、「弗敢」後都可以接「忘」，從君臣各自的職分就很容易解釋了。君以「弗遐忘」示恩，故〈四十二年逑鼎〉王自云「弗遐忘聖人子孫」，〈作冊封鬲〉、〈禹鼎〉則是臣子載述君上的恩義，是對君上的感恩贊美，因此也用「弗遐忘」；而〈召圜器〉、〈縣妃簋〉、〈虘簋〉都是臣自述不忘王恩之語，都用「不敢」以示敬，自是理所當然。

36 周鳳五：〈眉縣楊家村窖藏〈四十二年逑鼎〉銘文初探〉，《華學》第 7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97。又，周先生此文亦指出：「銘文記厲王追敘述的祖先輔佐周文王、武王開國的功勞，此即西周金文常見的『蔑歷』。」（頁 96）甚是。據此，則「弗遐忘」是「蔑歷」的基礎。

又，陳英傑比較「弗叚忘」和「弗敢忘」時，指出「敢」是一個表敬副詞，「上對下從不言『敢』」。[37] 但古籍所見，君對臣下有時還是會用「敢」，《左傳．隱公五年》載：

>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38]

此年春魯隱公欲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之而隱公未從，雖然未從，但也心知臧僖伯所諫為是，故說「叔父有憾於寡人」。[39] 臧僖伯為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於隱公為親叔父，就宗法上當然可以視為隱公之「上」，但這裏用「敢」的理由顯然不是因為國君對自己的伯叔父輩應該用「敢」，而是隱公藉以強調自己對叔父臧僖伯的敬意使然——而「示敬」正是「敢」字的特色。因此，實際上並不存在君不可以用「敢」的規範，用與不用、該用什麼，最終還是取決於說話者如何選擇適當的詞彙以表示心中的情志。

（三）「不叚（遐）～」之「叚（遐）」為「遠」意

西周金文中的「叚」應讀為「遐」的，除「弗叚忘」外還有部分例子，包括「不叚～」和「叚不～」中的「叚」，本節先從「不叚～」談起。西周金文中的「不叚～」只有一例：

---

37 陳英傑：〈金文中「叚」字及其相關文例的討論〉，頁 174。

38 《左傳注疏》，頁 62。

39 同上註，頁 58-60：「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盞曰：天子不叚不其萬年保我萬邦。〈盞方尊〉（西周中，6013）[40]

但「不叚不其」本身的形式很特殊，學者間的句讀頗有歧異，白于藍已有詳細的整理，在此不贅。因「不遐～」也見於《詩經》，學者討論此則時，經常援引《詩經》中相關的句子為證；不過因為《詩經》中這些句子該如何理解仍是個問題，故以下擬先從《詩經》談談個人的看法，最後再回來看〈盞方尊〉的例子。

《詩經》中見於句首的「不遐～」有以下三例：[41]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大雅・下武〉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大雅・抑〉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大雅・思齊〉

其中，〈思齊〉「烈假不遐」的「不遐」位於句末而非句首，表達的語意可能也和用於句首的「不遐～」不同，後文再行討論。

如同前文所說，「弗遐忘」表示不因遠而忘，「不遐～」延續此用法，表「不因遠而如何」之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弗遐忘」的「忘」表示忘記先臣功勞，是一個負面詞彙，「不遐～」承此而來，之後所接的詞彙必然也是負面的。

1.〈抑〉「不遐有愆」試解

「不遐～」只接負面詞彙的說法，和〈下武〉《傳》、《箋》的解釋不同，稍後再論；這裏先從〈抑〉「不遐有愆」談起。〈抑〉詩主旨，毛〈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姚際恆認為一詩不應夾雜「刺王」與「自警」二事為一篇，且「篇中句句刺王，無一語自警。如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40 〈盞方彝〉（9899-9900）同。又，〈盞駒尊〉（6011）作「王倗下不其」，各家對二種銘文的釋讀、及對「倗下」與「不遐」的音理，白于藍均有較詳細的說明，參氏著：〈金文校讀三則〉，《漢字研究》第 2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年），頁 134-136。以下討論以「不叚不其」為主。

41 因稍後對各詩說明時會引述《傳》、《箋》，頁數等具體討論時再行註腳。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誨』等語，決非自警之辭」，[42] 其說可從。要之，此詩是對詩中的「爾」提出勸誡。在「不遐有愆」前後的句子是：

>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
>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43]

《箋》解「視爾友君子」以下云：

> 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脇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

以「有愆」為「有罪過」，當然是負面語；本詩八章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也可見「愆」只能是負面的。不過因為《箋》將「不遠」合為「近」的意思，故「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就成了負面語，這恐怕是有問題的。本詩除第二章「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直接對現況提出批評，此後大抵皆諄諄告誡，在「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突然直接提出嚴厲的批評，就勸諫而言恐怕只會造成反效果，故朱熹《集傳》改為「和柔爾之顏色」，[44] 參本詩四章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等對儀態的勸戒，可知《集傳》的理解為是。如此，「輯柔爾顏」是句正面的話，若將「遐」視為語詞，和「不有愆」相接就不會太突兀，但心中難免還會有點不踏實：僅憑「輯柔爾顏」，為何就可以「不有愆」呢？

事實上，真正讓「爾」可以「不有愆」的是「視爾友君子」。因為是希

---

42 姚際恆：《詩經通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 年），頁 302。又，姚氏論此詩為刺王之辭，舉證尚多，在此不能一一引錄。

43 《毛詩注疏》，頁 647。下引《箋》同。

44 朱熹：《詩集傳》，頁 206。

望詩中主角能注意自己的威儀，故請他看看「爾友君子」——特別強調了「君子」，也就是希望詩中的「爾」能取法爾友君子的儀態，和柔自己的顏色，這也就是〈毛公鼎〉（西周晚，2841）所說的「善效乃友正」、〈𤔔盨〉（西周晚，4469）所說的「善效乃友納辟」，果能善效君子的典型，不但不會有過失，甚且可以長保沒有過失——這就是「不遐有愆」，不因時日久遠而有過失了。本詩四章承三章所陳「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的種種失德後，說「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的危機，但若能「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但可以免除危機，甚至還可以「不因遠而有過失」，這種加強的效果也就是「遐」在句子中的作用。

2.〈下武〉「不遐有佐」試解

〈下武〉毛〈序〉云：

> 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45]

據此，詩中所美為武王。五章、卒章云：

>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
>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傳》於卒章但云「遠夷來佐也」，《箋》申之云：

> 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子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則《傳》、《箋》皆以「有佐」為正面的輔佐意。但如果同樣在「不遐～」這個句式中，其後所接詞彙的語意不應有正反之異，而〈抑〉的「有愆」既沒有可以認定為正面語的空間，〈下武〉的「有佐」即有詮解為負面語的空間，「有佐」的意涵恐怕就需要在《傳》、《箋》之外另作解釋。林義光已將「佐」讀為「差」，[46] 裘錫圭從之，並云「或讀為『左』，亦通」。[47] 從「不遐～」的

---

45 《毛詩注疏》，頁 518-582。

46 林義光：《詩經通解》（北京：中西書局，2012 年），頁 326。

47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 112。下引裘先生說見同頁。

使用規律而言，本文當然也支持此一看法，「不遐有佐」即不因遠而有差失之意，〈㚔馭觶蓋〉（西周早，9300）銘云：

㚔馭弟史遣馬，弗左，用作父戊寶隣彝。

可知「左」訓為差失，自西周早期已然。只是裘先生認為句中的「遐」字「所代表的，顯然是一個意義比較虛的詞；而且去掉之後，對句意沒有明顯的影響」。本文則認為，對句意沒有明顯的影響不表示它就是一個意義比較虛的詞，就〈下武〉而言，「遐」正可與「於萬斯年」相呼應，有無此字雖然對句意的正反沒有明顯的影響，但卻可以讓詩句的意涵更豐富，特別是在〈抑〉這種沒有明言「於萬斯年」的詩句中，其期許之意才能得到充分的表達。

3.〈汝墳〉「不我遐棄」試解

《詩經》中直接用於句首的「不遐～」除以上兩例，還有一個較特別的例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汝墳〉[48]

此詩次章「不我遐棄」一般都看成是「不遐棄我」的倒裝，如此「不遐棄我」以「不遐～」為句首，形式上看起來和「不遐有愆／佐」相同。裘錫圭先生說：

《周南・汝墳》的「不我遐棄」，是代詞賓語提前的否定句，如賓語不提前，應作「不遐棄我」，也有可能應該歸入這類句式。[49]

可為代表。但即使如此，因為「有」僅表存有，「有」對「愆／佐」的支配其實不如「棄」對「我」的強烈，故「棄我」是動賓結構而「有愆／佐」則不然，兩者在句法上是不能直接比同的，這種差異也就導致「不我遐棄」可以被復原為「不遐棄我」，但「不遐有愆／佐」因缺乏賓語，是無法變成「不愆／佐遐

48 《毛詩注疏》，頁 43-44。

49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頁 112。

有」的；裘先生之所以說此句「也有可能應該歸入這類句式」，其中或許也有不能完全肯定的成分。

相較於將「不我遐棄」還原成「不遐棄我」，本文更傾向於將此句分析為「不遐我、不棄我」的合併濃縮，「遐」與「棄」共同形成連動結構，其意即字面所述的「不遠離而遺棄我」，整體的句式是「不」否定了「遐棄我」，而非「不遐～」後接「棄我」。這可以從兩方向來檢驗：

首先，就全詩詩意而言，此詩婦人深受丈夫不在的苦惱，有著「怼如調飢」般的痛苦，次章既見君子後，擔心君子復往離家，因此才會有卒章設辭「父母孔邇」以求挽留。如果單純將「遐」視為語詞，詩句僅存「不棄我」， 則古籍言「棄」基本是指完全的拋棄，如：

> 予有後，弗棄基？《尚書・大誥》
>
>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詩・大雅・雲漢》
>
>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詩・小雅・谷風》[50]

這顯然不是〈汝墳〉此處要表達的語意。〈汝墳〉詩人是希望丈夫不要離開自己，而不是不要拋棄自己，[51]「棄」是因為「遐」而來的，不是像〈氓〉那樣真的被「棄」；如果沒有「遐」字表示遠離之意，僅有「棄」字在全詩的情感結構中是很突兀的。

其次，類似的句子也見於《尚書・康誥》：

>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尚書・康誥》[52]

「不汝瑕殄」的結構與「不我遐棄」正相類似，孔《傳》疏「不汝瑕殄」云：

---

50 《尚書注疏》，頁 193、《毛詩注疏》，頁 663、435。

51 方玉潤論此詩時云：「婦人思夫，苟無大過，何至以『不我遐棄』為欣幸耶？」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88，已將此意表達得很清楚。

52 《尚書注疏》，頁 206。

「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53] 正將「瑕」視為動詞，「瑕」為疵病、殄為滅絕，「瑕殄」也是共同形成連動結構，即疵病乃至滅絕汝之意。因此，不論從全詩的情感表達，或者相同句式的類比，本文認為〈汝墳〉「不我遐棄」的「遐」雖然仍是「遠」意，但其句式與「不遐～」是不同的。

4.〈盞方尊〉「不叚不其萬年保我萬邦」試解

解釋〈盞方尊〉銘「不叚不其」時，《詩經》中的「不遐～」是學者經常舉出的例子，本文也支持尊銘「叚」應讀為「遐」。不過，以上既已申明《詩經》中的「不遐～」後只接負面語，如果認為尊銘的「不叚～」用法和《詩經》相同，則「不其」必須是一個負面語，這點恐怕是有困難的。因此，尊銘的「不叚～」和《詩經》用於句首的「不遐～」，兩者的用法恐怕也是不同的。尊銘「不叚不其」的理解方式，《詩經》中儘管有比「不遐～」更恰當的理解方式。

本文認為尊銘「不叚不其」應讀為「丕遐丕期」，也就是「丕遐期」。這是《詩經》中特殊的句法，陳奐稱為「連文成義」。〈蕩〉「侯作侯祝」，毛《傳》云：「作祝詛也」，陳氏云：

> 祝，讀為詶。詛亦詶也。《傳》文「作祝詛也」四字一氣讀。祝詛二字，以釋經之祝字，則作祝連文成義，「侯作侯祝」，侯作祝也。侯，維也，猶有也。猶云「是剝是菹」，是剝菹也。「爰始爰謀」，爰始謀也。「迺宣迺畝」，迺宣畝也。「克禋克祀」，克禋祀也。「匪紹匪游」，匪紹游也。皆以第一字為語詞，第三字為助詞，此其句例。[54]

除陳氏所舉，連成文義在《詩經》中還有許多例子，如〈葛覃〉「言告言歸」其實也就是「告歸」之意。據此再回來看「不叚不其」，金文「不」經常讀為

[53] 本文雖支持孔《傳》將「瑕」視為動詞，不過直接將「瑕」解為「罪過」似乎過於強烈，這裏應只指叔封若能「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就不會使自己如玉的德行有所疵病乃至於絕滅。

[54] 陳奐：《詩毛氏傳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33 年），卷 24，頁 39。

「丕」，則「不叚不其」即「丕遐丕期」，依連文成義的規則可直接讀為「丕遐期」，為大遠期之意。

整體言之，尊銘「不叚不其萬年保我萬邦」顯然是對天子的祝福語，儘管「不叚不其」不很容易理解，「萬年保我萬邦」的意思總是很清楚的。將「不叚不其」讀為「丕遐丕期」、據連文成義理解為「丕遐期」，亦即「大遠期」之意，與下文「萬年保我萬邦」正好前後相互呼應。「不遐～」和連文成義都是《詩經》既有的句式，兩者如何和尊銘「不叚不其」取得連繫，應視何者能較適合於語境。事實上，本文認為尊銘「不叚不其」的「不」若讀為「丕」，和《詩經》的「不遐～」實已無關，不能再用《詩經》的「不遐～」去解釋尊銘「不叚不其」了。

這裏可以附帶一提的是，連文成義也可以用於否定句。當然，這表示第二個否定詞（句子中的第三個字）是沒有實際語義的，在理解上會造成一些困擾，典型的例子如〈小雅・斯干〉卒章云：

>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55]

「無非無儀」，《傳》云：

> 婦人質，無威儀也。

《箋》云：

> 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

按，《禮記・昏義》云：

>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禰未毀，教于公宮，祖禰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56]

---

55 《毛詩注疏》，頁 388。下則引《傳》、《箋》同。

56 《禮記注疏》，頁 1002。下則引《注》同。

《注》云：

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

婦人既有德、言、容、功四德，自有其修辭、容儀上的要求，很難說是「質無威儀」；[57] 而《箋》以「善」訓「儀」，在訓詁上也不易找到根據。若以連文成義的角度視之，「無非無儀」就是「無非儀」，實無疑難；〈燕燕〉詩云「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可以為「無非儀」的註腳。

（四）「叚（遐）不～」之「叚（遐）」亦「遠」意

金文中除了有「不遐～」，也有「叚不～」，僅有一例：

天賜之福，曾伯霖叚不黃耇萬年、眉壽無疆？〈曾伯霖簠〉（春秋早，4631）

相對地，《詩經》中則有「遐不～」，兩者用法是否相同呢？本文認為兩者是相同的。《詩經》的「不遐～」表示「不因遠而如何（負面）」，「遐不～」與此相對，則指「遠則不如何」，但以疑問表示肯定，亦即「雖遠亦如何（正面）」的意思。以下，先列出《詩經》相關的句子：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大雅・棫樸〉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大雅・旱麓〉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南山有臺〉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58]

武振玉認為西周金文中，除〈曾伯霖簠〉的「叚」外都不應讀為「胡」，[59] 然

57 因婦人有「貞順」之德，可能較不適合以「威儀」形容，但即使如此，至多只能說婦人無「威」，不能說婦人無「儀」；「威」字本來就只是《傳》所加入，用來說明「儀」的。

58 《毛詩注疏》，頁 557、560、347、515。

59 武振玉：〈兩周金文助動詞釋論〉，《殷都學刊》2008 年第 4 期，頁 114-117。

而如同前文所指出的，「叚（遐）不～」的「叚（遐）」讀為「胡」，不論在《詩經》或〈曾伯霖簠〉都很合適，但在「不叚～」中就有困難了。

沈培在指出「叚」具有「能」義後，對相關金文做了一些說明：

> 再以「可能」義去理解西周金文中「不叚……」、「弗叚……」的「叚」，也都是很通順的。例如例 2、3、5 的「弗叚忘」就是「不可能忘記……」或「不會忘記……」的意思，例 6 的「弗叚沮」就是「不可能敗壞」或「不會敗壞」的意思。例 7 的「不叚荒寧」就是「不可能荒寧」或「不會荒寧」的意思。例 8 的「曾伯霖叚不黃耇萬年眉壽無疆？」是反問句，跟古書裏「能不……」之類的句子意思是一樣的。（如《詩經・國風・芄蘭》的「雖則佩觿，能不我知？」）[60]

「弗叚忘」的部分前已述及，臣子說自己對君上的恩德「不可能忘記」、「不會忘記」還算可以接受，但用來說君上「不可能忘記」、或「不會忘記」自己或自己先人的功業，毋寧有自誇之嫌，恐非人臣所宜。

再者，如沈培所舉〈芄蘭〉「能不我知」的例子，是以童子既已佩觿、已為成人，於理應知我而不知我，做為童子應知我的理據，看來較像是對他人的要求，和〈曾伯霖簠〉用於祈頌不太一致，能否類同，不無疑問。因「能不～」在先秦的用例很少，本文找了一些時代較晚的例子做為比較，如：

---

60 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頁 219。引文例 2 指〈作冊封鬲〉、例 3 指〈禹鼎〉、例 5 指〈逨鼎〉乙、例 6 指〈師寰簋〉、例 7 指〈晉姜鼎〉。又，〈芄蘭〉「能不我知」未必就是一個反問句，鄭《箋》解為「才能」（《毛詩注疏》，頁 138），朱熹《集傳》仍之（《詩集傳》，頁 39），王引之認為「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並舉〈芄蘭〉為例云：「『能』，當讀為『而』。」王引之：《經傳釋詞》（長沙：岳麓書社，1982 年），頁 127。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年），頁 112、裴普賢：《詩經評注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7 年），頁 236，皆從之。程俊英注云：「能，乃、而。」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14，也視此句為直述句。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擔石不儲，飢寒交至。顧余儔列，能不懷愧？《陶淵明集・勸農》[61]

看來是對「余儔列」提出要求。單純用於自述者，如：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憯悴？《曹子建集・任城王誄序》[62]

又，《晉書・李憙列傳》載：

（憙）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63]

看來所述的情境都不是說話者所願見的，與〈曾伯霝簋〉表述自己的願望顯有不同，不一定能夠類比。

本文雖不認為「叚」具有「能」意，但同樣認為「叚（遐）不～」表示反問句，[64] 整個句子以疑問為肯定。這些句子中的「遐」，《傳》僅在〈棫樸〉訓為「遠」，《箋》承之皆解為「遠」，本文也認為它們就是「遠」的意思，「遐不作人」、「遐不眉壽」都是詢問「時日久遠就不會作人／眉壽了嗎」而得出「時日久遠，仍然作人／眉壽」的意思，其言下之意自然是當下已經作人

61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25。

62 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頁 279-280。

63 《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卷 41，頁 1190。

64 〈隰桑〉鄭《箋》云：「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毛詩注疏》，頁 515）雖然也是反問句，但反問由「豈能」表現，「遐」似乎並不參與其間；參《箋》在〈棫樸〉云：「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頁 557）、〈旱麓〉云：「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頁 560）、〈南山有臺〉云：「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頁 347）似乎直接以「不」否定「遠」而得出「近」的意思。這與學者認為「遐不……」具有表示反問的認識顯然不同，應也正是學者提出「叚」具「何」或「胡」義的原因之一。

／眉壽，故除了祝福外也包含了讚美。同理，〈曾伯霖簠〉「曾伯霖叚不黃耇萬年、眉壽無疆？」即是詢問「曾伯霖時日久遠後就不會黃耇萬年、眉壽無疆了嗎？」而得出「曾伯霖時間久遠後，依然會黃耇萬年、眉壽無疆」的正面意涵。[65]

總結本節所述，金文「弗叚忘」、「不叚～」、「叚不～」中的「叚」都應讀為「遐」，為「遠」之意。「弗遐忘」為君恩之昭示，「遐不～」以疑問為肯定，從事物因久遠而變質的常識，藉由反問句肯定所述之事不因遠而變，故其後恆接正面詞彙而用於祝頌。至於與《詩經》「不遐～」用法相同的「不遐～」未見於金文，「不遐～」在《詩經》中為不因遠而如何之意，用於祝福語，故「不遐」後接的詞彙必為負面語；金文中與之類似的其實是應讀為「丕遐期」的「丕遐丕期」。

在《詩經》中與「遐不～」有類似表意作用的是「不遐～」，這兩種句式最後都表示正面的意涵。但除了共同點之外，這兩個句式也有相異之處，其一自然是如字面所看到的，「不」與「遐」的前後位置正好互換，其次，則是兩者後接的詞彙，語意正好也是相反的，「遐不～」只接正面而「不遐～」只接負面。上述「不遐」、「遐不」兩者後接詞彙在性質的差異，可以列表概括如下：

65 針對拙文的解釋，審查人之一曾提出「祝福長壽，本即久遠之事，不必加『雖時間久了』」的看法，這和前文引及裘先生所說的，「遐」字「所代表的，顯然是一個意義比較虛的詞；而且去掉之後，對句意沒有明顯的影響」有共通之處，有再加說明的需要。「遐」在這些句子中擔負的是修飾的工作，故而它對句意的正反表述沒有影響，所影響的是句意表述的程度。因而，就祝福長壽而言，不加「遐」自然也足以表意，但加「遐」以加強祝福，亦有其作用。「遐」的這種用法不難查找，如〈小雅・鴛鴦〉：「君子萬年，宜其遐福。」（《毛詩注疏》，頁 482）即是。直至今日，「龜鶴遐齡」都還是常見的祝壽辭，只說「壽鶴齡」自無不可，再加「遐」字強調「遠」以加強祝福之意，也不是沒有作用的。

	遐不～	不遐～
詩經	遐不作人？ 遐不眉壽？ 遐不黃耇？ 遐不謂矣？	不遐有愆 不遐有佐
金文	曾伯霖遐不黃耇萬年、眉壽無疆？	

可以看出，同樣的兩個字，改換了位置，其所承接的詞彙與表達的語意，也隨之截然不同。過去，學者在論述「遐不～」、「不遐～」時，經常只注意到兩者都是祝福，較少注意到兩者所接的詞彙其實有所不同，這固然與《詩經》原文的用字有關，但著眼於全詩意旨，事實上還是可以區分開來的。

五、「叚」讀為「瑕」

金文中的「叚」很少讀為「瑕」，目前所見似僅有一器：

> 自作醴壺，用鄉賓客，為德無叚，用孝用享。〈曾伯陭壺〉（春秋，9712）

陳英傑引《詩・狼跋》「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說明「無叚」應讀為「無瑕」，[66] 正確可從。

「瑕」在金文中雖然少見，在古籍中則很常見，如前舉〈狼跋〉，通常都是與玉之病有關的疵病之意。但在《詩經》比較特殊的是，《詩經》中有「不遐～」、也有「不瑕～」，前者《傳》、《箋》都解為「遠」，後者《傳》解為「遠」而《箋》解為「過」。沈培說：

> 鄭箋將「不瑕……」的「瑕」與「不遐……」的「遐」看作不同的詞，顯然不如毛傳看作同一個詞。[67]

66 陳英傑：〈金文中「叚」字及其相關文例的討論〉，頁 172。
67 沈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頁 197。

沈培全文的結論在於文獻所見的「暇」、「遐」、「瑕」等不同字形代表的是同一詞，故有此評論。如前所述，沈培的說法其實來自裘錫圭先生的看法，裘先生討論〈戎生編鐘〉「不叚」時，列出了《詩經》相關的句子：

>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邶風・泉水〉
>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邶風・二子乘舟〉
>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大雅・下武〉
>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大雅・抑〉

在〈下武〉詩下註明「佐」當依林義光解為「差」，並說：

> 《詩經》裏的「不瑕（遐）」跟金文的「不叚」顯然是一回事。[68]

裘先生其實沒有直接解釋，《詩經》的「不瑕」和「不遐」為何可以等同，但上述四句的句首雖有「不瑕～」、「不遐」的不同，但都後接負面詞彙，就這點而言，兩者確有可能是相同的。但究竟是否相同，還是要回到各自的語境去做判斷，故本文實有必要說明它們的意涵。〈下武〉、〈抑〉二詩前文已有討論，故以下續就《詩經》中的「不瑕」進行討論。

1.〈二子乘舟〉「不瑕有害」試解

「不瑕」見於〈二子乘舟〉、〈泉水〉二詩，這裏先討論〈二子乘舟〉：

>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邶風・二子乘舟〉[69]

此詩毛〈序〉以為「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傳》訓卒句云：「言二子之不遠害」，指二子可免於死卻「爭相為死」，不遠於害，令人惋悼，故「傷而思之」。《箋》與《傳》異，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除以「瑕」為「過」，又以「害」為「何」，故《正義》解《箋》云：「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去」指「去國」，也可與

68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頁 112。
69 《毛詩注疏》，頁 106-107。

「傷而思之」相呼應，是純就情節架構言，二說在毛〈序〉框架下皆可成立，唯毛〈序〉之說經姚際恆力辨其不然，[70] 故今人多已視為單純送行詩；其實此詩「二子」是否實指伋、壽二人，並不妨礙此詩主題為送行，[71] 拋開所送者的糾葛後，可以直接從送行的角度討論此詩。

就送行而言，首章末二句「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言思子」的主詞當然是詩人自己，至於「養養」，《傳》云：「養養然不知所定」、《箋》云：「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是「養養」指詩人自己內心的憂傷，《傳》、《箋》均然，「中心養養」用以補充說明詩人「願言思之」的具體情況，「思」即思念之意。以此反觀次章，說了思念對方，不論接對方自行取死的「不遠有害」或反問對方「不過有何」，顯然都離開了「思念」的意旨而形成語意銜接的落差。至於今人多視此為單純送行詩，以「瑕」為語詞，其實也有相同的問題，「不瑕有害」若是希望對方在旅程中「不有害」，這是對旅程的祝福，前一句宜說「願子」如何，不應著一「思」字；何況，將「不有害」視為祝福語，恐怕也很不恰當。龍宇純先生論此詩時云：

> 果是送行詩，祝人旅程平安則有之，豈有直言「不瑕有害」者邪？[72]

可謂一語中的；時至今日，送行者也不會祝福對方「不會發生意外」的。只要試想自己外出旅行時，若聽聞親友以「不會發生意外」為祝福，心中恐怕難以接受；如果今日都難以接受，重視修辭達意的古人又如何會接受呢？送行時儘可有各式平安祝福語，但與其說出一種危害再予以否定，不如避開危害完全不提，因為說了危害再予否定，危害畢竟還是出現在句子中了，這對充滿未知的

---

70 姚際恆：《詩經通論》，頁 68-69。

71 如龍宇純即以二子仍可能指伋、壽，謂：「余謂伋壽之愚孝，雖千載以下，聞之者莫不歎惋痛惜。詩人蓋不忍言其死，因設為乘遠遊之詞，幸其無害，聊以慰情耳，初不必與史實相表裡。」龍宇純：〈讀詩雜記〉，《絲竹軒詩說》（臺北：五四書店，2002 年），頁 299，若純就情理言，自然也可以成立。

72 龍宇純：〈讀詩雜記〉，《絲竹軒詩說》，頁 299。按，龍先生是以送行不宜說「不瑕有害」反對此詩送行詩，但反過來說，「不瑕有害」如果依本文理解，也就是很標準的送行詩了。

旅人而言，只會徒增心理壓力，雖然沒有惡意，卻不是適當的措辭。

本文支持《傳》將「瑕」視為動詞，但不認為「瑕」是「遠」的意思。如前引〈狼跋〉，《傳》：「瑕，過也」，《正義》：「瑕者，玉之病。」又，《說文》：「瑕，玉小赤也」，[73] 可見「瑕」訓疵病為其常訓，不假遠求。只是在此詩用為動詞，「不瑕有害」即不以有害為疵病，不以某事為害而不去做也就是即使有某種害也要去做的意思。就語法言，「瑕」可用為動詞，如前例〈康誥〉「不汝瑕殄」，孔《傳》疏云：「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即將「瑕」視為動詞。更重要的是，所謂「有害」是指什麼？

「不瑕有害」承前「願言思之」的主軸而來，配合「中心養養」知所述為詩人思念的情狀，思念人會不會有害呢？如果很想，當然會的；古來抒寫思念之苦的詩文不可盡數，即以《詩經》為例，〈汝墳〉云「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對思念之苦的描摹至為生動；又如《詩・衛風・伯兮》載：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74]

「願言思伯」正可與「願言思子」比觀，而「甘心首疾」、「心痗」即是所謂的「有害」。〈伯兮〉詩人在第三章說思念於伯，即使首疾也甘心；但到第四章卻尋求諼草、思之忘憂，這不是詩人性情反覆，而是原本甘心的首疾積之愈深、難以承受，遂又希望有諼草可以減緩，但痛苦的減緩同時也就代表了思念的減輕，這又是詩人所不願意的，於是卒章最後又歸於「使我心痗」，透過三、四章的轉折生動地刻劃詩人思念的痛苦——也就是「有害」，更重要的是呈現詩人對伯的堅定，不是單純的重複而已。〈二子乘舟〉只說「不瑕有害」，就技巧言雖不如〈伯兮〉的曲折深刻，但就心意的表達而言，即使首疾都願意思

73 《毛詩注疏》，頁 304。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5。

74 《毛詩注疏》，頁 139-140。

念對方，既合乎彼此的關係，也與全詩送行致思的主題一致。

2.〈泉水〉「不瑕有害」試解

了解「不瑕～」在〈二子乘舟〉中的用法，再看〈泉水〉就清楚多了。〈泉水〉詩云：

>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邶風・泉水〉[75]

此詩毛〈序〉云：「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箋》解〈序〉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亦即衛女思歸衛國，但因父母已歿，於禮已不能歸寧。在此架構下看「不瑕有害」，《傳》云：「瑕，遠也」，《正義》引王肅解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不遠」即不遠離，整體的意思為即使受到禮義之害仍願受之不避。[76] 本文在概念上支持此一讀法，但認為「不瑕」同樣是不以為瑕病之意。此詩三章云「載脂載舝，還車言邁」，看似已經啟程返衛，但從卒章「我思肥泉，茲之永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云云，可知實際上她並未返衛，則三章末的「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是詩人的設想之辭，表明自己很希望有即刻返衛不以違反禮義為病的勇氣，也就是希望自己能衝破禮法的限制自行返衛。《詩・邶風・柏舟》云：「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受限之意兩相彷彿，只是〈柏舟〉詩人終究無法奮飛，而〈泉水〉詩人最終也還是選擇遵守禮義的規範。將「不瑕」理解為不以某事為害，可以生

---

75 《毛詩注疏》，頁 101-102。

76 至於《箋》與《傳》異義，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姚際恆反對《箋》訓「害」為「何」，云：「謂我之歸不為瑕過而有害也」（《詩經通論》，頁 65）。但既然於禮不能返衛，如果真的返衛就違禮了，不會因為「而返」而「無過差」或「不為瑕過」的。

動表現出詩人強烈歸衛的心願，不是只為了湊足四字句才增一「瑕」字，而全詩從三章之末的強烈意願下接卒章徒能「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情感頓由極張轉折為極弛，深具對比的效果。

3.〈思齊〉「烈假不遐」試解

從以上〈二子乘舟〉、〈泉水〉二詩的討論，本文認為「不瑕」用於自述時是決心、意願的表露，是不以某負面結果為害之意。至於「不瑕」是否有用於他人的例子？本文認為也是有的，此即前文所沒有討論到的〈思齊〉「烈假不遐」一語，形式雖作「不遐」，衡之語意則應為「不瑕」，[77] 為對他人的頌美語，指不會受到某些負面事物所傷害之意。原詩云：

>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大雅・思齊〉[78]

「烈假不遐」一語，《傳》、《箋》解釋不同，《傳》云：

> 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天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

《箋》則云：

> 烈、假皆病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

《傳》「不絕之而自絕」的說法為《箋》所繼承，本文大致認同這個理解，但也認為僅用「不殄」而得出「不絕之而自絕」的意思，似乎多轉了一個彎，應該有更直捷的理解方式。此章到「無射亦保」為止，贊美文王在宮則雝雝、在廟則肅肅，承丕顯神明格臨、無斁保之，「肆」依《傳》為「故今」，可知「戎

---

77 許多論述「瑕」、「遐」相同的學者都指出，〈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引作「瑕不謂矣」，本文雖然不認為「瑕」、「遐」相同，但他們同從「叚」聲，彼此間有部分代換的情形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應該是哪個字，最終還是要回到文本做判斷。

78 《毛詩注疏》，頁 562。《箋》引文「烈假皆病也」、「為厲瘕之行者」從〈校勘記〉改，頁 566。

疾不殄、烈假不遐」在補充說明神明保之的威能，「戎疾不殄」應是指可以造成重大傷害的戎疾不能絕害文王，而不是戎疾自己消失；如果戎疾會自己消失，那前面又何必鋪陳神明的保祐呢？至於「烈假不遐」的「不遐」，依《傳》意是文王的功業昭烈、無遠弗屆，語意並無不可，不過本文認為《箋》將「烈假」讀為「厲瘕」更好，如此「戎疾」、「厲瘕」的結構正好相同。但如此，「不遐」的「遐」就不宜解為遠，應解為「瑕」，指厲瘕也不能造成文王絲毫的損傷，這自然是對「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的具體說明；〈豦簋〉（西周中，4322）銘云：

> 唯六月初吉乙酉，在𠭯白，戎伐𣪊，豦率有嗣、師氏奔追擊戎于域林，搏戎䚄，朕文母競敏䆮行，休宕厥心，永襲厥身，俾克厥敵，獲馘百、執訊二夫，俘戎䚄兵盾、矛、戈、弓、箙、矢、裨胄，凡百又卅又五款，捋俘人百又十又四人，卒搏無斁于豦身。乃子豦拜稽首，對揚文母福烈，用乍文母日庚寶尊簋，俾乃子豦萬年，用夙夜尊享于厥文母，其子子孫孫永寶。

豦自述其文母在整個伐戎的過程中「卒搏無斁于豦身」，正可做為「戎疾不殄、烈假不遐」的註腳。

六、結　論

兩周金文由於性質的特殊，經常載記與冊命有關的君臣對話，其中使用「叚」、「敢」的場合，雖然有些雷同之處，但也可以從當時對君、臣各自的職分中找到解釋。在接「沮／廢／荒寧」類的辭例中，「叚」應讀為「暇」。用「暇」是臣子基於以勤敏為本職而說，與用「敢」係就臣子對君應該示敬，只是著重點不同而已，廣義的說，臣子勤敏也是示敬的表現之一。

在接「忘」的辭例中，「叚」應讀為「遐」，為遠意。君說「弗遐忘」表示不因遠而忘，是君恩的展示；臣載述君的恩義時也用「遐」，但臣自述不忘王恩時，就只用「敢」而不用「遐」了。

從君臣相對的職分理想觀察上述「敢」與「叚」，它們所表達的不只是

單純的不會或不敢如何，更精確的說是要表示為什麼不會或不敢，而這個為什麼，於君是恩義的表現，於臣則是不外敬慎與勤敏二者。君、臣都可以用「叚」，也都可以用「敢」，只是君以「叚」示恩、臣以「叚」示敬，而不論君臣，用「敢」均所以示敬，運用的樞紐，端視說話者要選擇什麼辭彙去表達心中的情志。

在《詩經》中，「遐」與「不」複合時，若「遐」在首而形成「遐不～」的句式，是以疑問為肯定，表雖遠亦如何（正面）之意，故用於祝福，在金文或《詩經》均然；若「不」在首而形成「不遐～」的句式，則只有《詩經》有此用法，表示不因遠而如何（負面），雖然和「遐不～」一樣用於祝福，但隨著「不」、「遐」位置的不同，所接詞彙在意涵上也有正、負面的不同。至於〈汝墳〉「不我遐棄」參照〈康誥〉「不汝瑕殄」，可能不屬於此一句式，而金文中與之類似的「不叚不其」應另據連文成義的規則讀為「丕遐期」。

與上述「不遐」、「不暇」有關的，還有見於《詩經》的「不瑕」，是不以某事為害之意，亦即即使有某種害也要去做，故用於自述時表示當事人對某事有強烈的意願，用於他人時則表示當事人不為某種危險所害。

綜上所述，可以將西周金文「叚」的用法與先秦文獻中「遐」、「暇」、「瑕」相連結，表列如下：

句　　式	語　　意	例　　句
弗（不）暇～	沒有閒暇～（負面）	弗（不）暇沮／廢／荒寧
遐不～？	時日久遠就不～（正面）？ ＝時日久遠，仍然（正面）	遐不作人／眉壽 遐不黃耇萬年、眉壽無疆
弗（不）遐～	不因遠而～（負面）	不遐有佐／有愆
	不因遠而忘（負面）	弗遐忘
不瑕～	不以～（負面）為病而不做	不瑕有害
～不瑕	（危險）不能造成任何傷害	烈假不遐

是否得當，尚祈學者專家，不吝指正。

後記：本文於審查通過後，在修改過程中才看到鄧佩玲女士曾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舉辦的「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國際研討會」（2012 年 12 月 17-18 日）發表〈歷代經學家對《詩經》所見語助詞「不」、「無」的訓釋——兼談《詩經》與金文的「遐不」、「不遐」〉一文，寫作之前未能及時查檢，實為疏失。此文從語法功能指出「不我遐棄」的「遐」在句中具修飾性質，不能證明「遐」為助動詞，可以補拙文之不足；至於將「不」視為語詞，與拙文看法不同，敬請讀者參閱。

（責任校對：方韻慈）

引用書目

一、傳統古籍

《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 年。

＊《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 年。

＊《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 年。

＊《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 年。

＊《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2001 年。

《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清嘉慶20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2001 年。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
＊宋・朱　熹：《詩集傳》，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年。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清•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 年。
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清・陳　奐：《詩毛氏傳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33 年。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長沙：岳麓書社，1982 年。

二、近人論著

＊丁聲樹：〈論《詩經》中的「何」、「曷」、「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1948 年），頁 349-370。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0-1983 年。
白于藍：〈金文校讀三則〉，《漢字研究》第 2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年，頁 134-136。
何　浩、羅運環：〈論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國別〉，收入羅運環：《出土文獻與楚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頁 93-106。
吳　璵：《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01 年。
＊巫雪如：《先秦情態動詞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周鳳五、魏培泉先生指導，2012 年。
李平心：《李平心史論集》，北京：人民日報社，1983 年。
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 年，頁 375-378。
＊沈　培：〈再談西周金文「叚」表示情態的用法〉，《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0 年，頁 193-228。

＊周鳳五：〈眉縣楊家村窖藏〈四十二年逑鼎〉銘文初探〉，《華學》第 7 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93-103。

屈萬里：《尚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年。

林宏佳：〈訓「矧」〉，《臺大中文學報》第 30 期（2009 年 6 月），頁 1-50。DOI:10.6281/NTUCL.2009.30.01

林義光：《詩經通解》，北京：中西書局，2012 年。

武振玉：〈兩周金文助動詞釋論〉，《殷都學刊》2008 年第 4 期，頁 114-117。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10 年。

姚際恆：《詩經通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 年。

張玉金：《西周漢語代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陳英傑：〈金文中「叚」字及其相關文例的討論〉，《中國文字》新 30 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年，頁 171-181。

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黃俊傑：〈古代儒家政治論中的「身體隱喻思維」〉，《鵝湖學誌》第 9 期（1992 年 12 月），頁 1-25；後收入《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369-393。

葉國良：《古代禮制與風俗》，臺北：臺灣書店，1997 年。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6-17。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12-113。

裴普賢：《詩經評注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7 年。

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

劉麗靜：〈論否定副詞「不」與「弗」的本質區別〉，《廣西廣播電視大學

學報》第 17 卷第 3 期（2006 年 9 月），頁 41-45。

蕭　旭：《古書虛詞旁釋》，揚州：廣陵書社，2007 年。

龍宇純：〈讀詩雜記〉，《絲竹軒詩說》，臺北：五四書店，2002 年。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

三、網路資源

孟蓬生：〈師袁簋「弗叚組」新解〉，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705，2009.02.25）。

單育辰：〈試論《詩經》中「瑕」、「遐」二字〉，浙江大學 2007 兩岸三地博士生 NBIC 學術論壇會議論文，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708，2009.02.28）。

謝明文：〈攻研雜誌（四）——讀《首陽吉金》箚記之一〉》，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530，2008.10.23）。

中研院史語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

中研院史語所「漢字構形資料庫」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ou, F.-W. (2004). Mei xian yang jia cun jiao cang si shi er nian qiu ding ming wen chu 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Forty-Second-Year Qiu Tripod excavated from the Yang village, Mei County]. *Hua Studies, 7,* 93-103.

Ding, Sh.-Sh. (1948). Lun shi jing zhong de he he hu [On the words 何 , 曷 , and 胡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0,* 349-370.

Du, Y. (Annot.). (2001). *Zuo zhuan zhu shu* [*Commentary of Zuo* with annotations].

(Kong Y.-D., Annot.).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Jung, B.-Sh., Chen, Ch.-J., Hwang, M.-Ch., & Yuen, Kw.-W. (Eds.). (2006). *Xin shou yin zhou qing tong qi ming wen ji qi ying hui bian* [Collection of newly collected Shang and Zhou dynasty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s]. Taipei: Yee Wen.

Kong, A.-G. (Annot.). (2001). *Shang shu zhu shu* [*Book of documents* with annotations] (Kong Y.-D., Annot.).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Mao, H. (Annot.). (2001). *Mao shi zhu shu* [Mao *Poetry* with annotations] (Zheng X. & Kong Y.-D. Annot.).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hen, P. (2010). Zai tan xi zhou jin wen jia biao shi qing tai de yong fa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叚 's usages in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pp. 193-228). Shanghai: Shanghai Museum.

Wu, Hs.-J. (2012). *A study of modal verbs in Pre-Qin Chin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Zheng, X. (Annot.). (2001). *Li ji zhu shu* [*Classic of rites* with annotations] (Kong Y.-D., Annot.). Taipei: Yee We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Zhu, Xi. (1976). *Shi ji zhuan* [Collection of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poetry*].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